

传 习 录

上 卷

徐 爱^① 录

1·1 先生^②于《大学》“格物”^③诸说，悉以旧本^④为正，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。爱始闻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殚精竭思，参互错综，以质于先生。然后知先生之说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。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，出入二氏之学^⑤。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^⑥，处困养静，精一之功^⑦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爱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，而仰之愈高，见之若粗，而探之愈精；就之若近，而造之愈益无穷。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世之君子，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馨咳，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，而遽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，如之何其可得也？

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。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而正之，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

门人徐爱书

〔注释〕

徐爱 字曰仁 号横山 生于公元 1488 年 卒于公元 1518 年。浙江余杭人，王宁仁的妹夫，也是王宁仁的第一位学生。曾任工部郎中。

先生；这里指王宁仁。

格物：推究事物的原理。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。”

旧本：指郑玄作注，孔颖达疏解的《礼记·大学》。

二氏之学：指释、道两家的学说。

⑥居夷三载 正德元年(公元 1506 年)王宁仁因上疏抗辩，下狱，后贬谪贵州龙场，前后三年。

⑦精一之功：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“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

〔译文〕

先生对于《大学》中关于“格物”的诸种说法，都以旧本为准，即前贤所说的误本。我初听说感到震惊，继而产生疑问，最后我殚精竭思 相互对照分析 就教于先生。这才明白 先生的见解就象水性寒冷、火性炎热一样，确实是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不会有疑问的。先生天资聪颖，但却和悦坦诚，不修边幅。他年轻时豪迈不羁，又曾广博于诗文，深入研习佛教和道教的典籍。人们乍一听到他的见解，都认为标新立异，不屑深究。他

们不了解先生在贬滴贵州龙场的三年中，处困养静，其精心一意的功夫，已进入圣贤的行列，达到绝对纯正的境界。我朝夕受教于先生，觉得先生的学说，刚接近好象很容易，继续钻研就觉得越发崇高；初看好象很粗疏，认真研究就觉得越发精微；刚接触好象很浅近，深入探求就觉得没有止境。十多年来，我竟然没能够摸到它的边。而现在的学者，有的与先生只有一面之交，有的还未听过先生的声音，有的怀着轻视、愤激的心情，就急于想在立谈之间，根据传闻，随意猜想，象这样怎能了

‘亲民’犹《孟子》‘亲亲仁民’^②之谓，‘亲之’即‘仁之’也。‘百姓不亲’，舜使契为司徒，‘敬敷五教’，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以亲九族’至‘平章’‘协和’便是‘亲民’，便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^③，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便是兼教养意，说‘新民’便觉偏了。”

〔注释〕

朱子：朱熹（公元 1130~1200 年）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庵，别称紫阳，徽州婺源人。曾任秘书阁修撰等职。集理学之大成，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。著作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，及后人编纂的《朱子语类》、《朱文公文集》等。

亲亲仁民：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。

修己以安百姓：见《论语·宪问》。

〔译文〕

徐爱问：“《大学》中的‘在亲民’，朱熹认为应当作‘新民’，后边一章的‘作新民’的文句，似乎可以作为依据。先生认为应当按照旧本作‘亲民’，也有什么依据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‘作新民’的‘新’，是自新之民，与‘在新民’的‘新’不同，‘作新民’怎么能作为‘在新民’的依据呢？‘作’与‘亲’相对应，但不是‘新’的意思。下文讲‘治国平天下’的地方，都与‘新’字的意思无关。如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、‘如保赤子’、‘民之所好好之，

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，都是‘亲’的意思。‘亲民’如同《孟子》中‘亲亲仁民’，‘亲之’就是‘仁之’。百姓不能互相亲近，舜就任命契作司徒，兢兢业业推行伦理教化，以此让他们亲近。《尧典》中的‘克明峻德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以亲九族’到‘平章’、‘协和’就是‘亲民’，就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如孔子‘修己以安百姓’，‘修己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就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就是兼有教化养育的意思，说‘新民’意思就偏了。”

1·3 爱问：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^①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。”

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。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本注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，得之。”

〔注释〕

见朱熹《大学或问》。

〔译文〕

徐爱问：“《大学》中的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熹认为是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，这似乎与您的见解相违背”。

先生说：“在具体事物中求至善，是把意义看成是外在的了。至善是心的本体，只需‘明明德’达到至精至一的程度就是至善了。当然，至善也并未脱离具体事物。《大学章句》中所讲的‘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1·4 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尽。”

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”

〔译文〕

徐爱问：“至善只在心中求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的事理。”

先生说：“心就是理。天下还有心外之事和心外之理吗？”

1·5 爱曰：“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。”

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，岂一语所能悟。今姑就所问者言之。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；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；交友、治民，不成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。都只在此心。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之交友、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，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

〔译文〕

徐爱说：“比如侍父的孝，事君的忠，交友的信，治理百姓的仁爱，其中有许多道理存在，恐怕也不能不考察吧！”

先生感慨地说：“这种说法蒙蔽世人很久了，岂能用一句话让人们醒悟！现在姑且就你提的问题谈一下。比如侍父，不是

从父亲那里求得孝的道理；事君，不是从君那里求得忠的道理；交友、治理百姓，不是从朋友和百姓那里求得信和仁的道理。孝、忠、信、仁都在自己心中。心就是理。心没有被私欲蒙蔽，就是天理，不必在心外加一丝一毫。用这纯正的天理之心，表现在侍父就是孝，表现在事君就是忠，表现在交友和治理百姓就是信和仁。只要在自己心中下功夫去掉私欲、存养天理就可以了。”

1·6 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清定省之类，有许多节目，不亦须讲求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。只是就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求去个温的道理；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，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，许多条件便是枝叶。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。

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言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。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。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^①。’须有是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”

〔注释〕

孝于...必有婉容：见《礼记·祭义》。

〔译文〕

徐爱说：“听先生这样说，我觉得有所省悟。但旧说缠绕在心中，还有未摆脱的。比如侍父，那些冬夏侍候、早晚问安的事情，有许多细节，不也要讲求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怎么不讲求呢？只是要有头脑，要在自己心中去私欲、存天理的前提下去讲求。如冬天讲求保暖，也只是要尽己心的孝，不要夹杂一丝私欲；夏天避暑，也只是要尽己心的孝，不要夹杂一丝私欲。只是讲求己心。己心如果没有私欲，纯粹是天理，是个诚恳孝敬父母的心，冬天自然会想到父母寒冷，会主动去掌握保暖的方法；夏天自然会想到父母暑热，会主动掌握避暑的方法，这都是由诚恳孝敬的心表现的条件。但是必须有诚恳孝敬的心，然后才有这条件表现出来。譬如一棵树，诚恳孝敬的心就是根，尽孝的许多细节就是枝叶。必须先有根，然后才有枝叶。不是先找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说：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。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。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’必须有深爱做根，就自然会如此。”

1·7 郑朝朔^①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？”
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。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。”

〔注释〕

郑朝朔：名一初，广东揭阳人，官至监察御史。王宁仁在吏部任职时曾受学。

〔译文〕

郑朝朔问：“至善也必须从事物上求取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至善只是己心纯为天理。在事物上怎么求取？你且举几个例子。”

1·8 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。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。”
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，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，用得甚学问思辨。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，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，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。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‘精’之训。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。”

爰于是日又有省。

〔译文〕

郑朝朔说：“就比如孝敬父母，怎样才能保暖避暑，怎样才

能奉养适宜，必须讲求恰当才是至善。正因为这样，才有了学问思辨的功夫。”

先生说：“如果孝敬父母只讲求保暖避暑和奉养适宜，一两天就可以讲详尽，还需要什么学问思辨？为父母保暖避暑时只要己心纯为天理，奉养父母时只要己心纯为天理，这样若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，就会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。所以，即使是圣人，还要再加以惟精惟一的训诫。如果认为把那些礼节讲求恰当就是至善，那么如今演员在戏中恰当地表演了许多事奉父母的礼节，也可以说他们是至善了。”

·徐爱这一天又有所省悟。

1·9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，与宗贤^①、惟贤^②往复辩论，未能决。以问于先生。

先生曰：“试举看。”

爱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、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却不能弟。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。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’，‘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

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。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称某人知孝、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。方可称他知孝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。知寒，必已自寒了。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，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，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！如今苦苦定要说明知行做两个，是甚么意？某要说做一个，是甚么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？”

〔注释〕

①宗贤：黄缙（公元1477~1551年），字宗贤，号文庵，浙江黄岩人，官至礼部尚书，王宁仁的弟子。

惟贤：顾应祥（公元1483~1565年），字惟贤，号菴溪，浙江长兴人，官至兵部侍郎，王宁仁弟子。

〔译文〕

徐爰因为没领会先生知行合一的训诫，就与宗贤和惟贤反复辩论，没有结果，于是向先生请教。

先生说：“试举例。”

徐爰说：“如今人们都知道对父母应该孝，对兄长应该敬，却不能孝，不能敬，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。”

先生说：“这是被私欲隔断了，已不是知与行的本体了。没

有知而不行的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没有真知。圣贤教人知与行，正是要恢复那知与行的本体，并不是只一般地告诉如何去知与行便罢。所以《大学》用‘如好好色’、‘如恶恶臭’来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。见好色是知，喜好色是行。在见到好色时就已经喜好了，不是在见了好色以后又起一个心去喜好。闻恶臭是知，厌恶恶臭是行。闻到恶臭时就已经厌恶了，不是在闻到恶臭以后又起一个心去厌恶。如果一个人鼻塞，即使发现恶臭在面前，鼻子没有闻到就也不会特别厌恶。亦只是他不曾知臭。比如说某人知孝、某人知悌，必定是那人已经做到了孝、悌，才可以称他知孝知悌。不是他只知道说些孝、悌的话，就可以称他为知孝、悌。又比如知痛，必定是他自己痛了，才知痛。知寒，必定是自己感到寒冷了。知饥，必定是自己饥饿了。知与行怎么分得开？这就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被人的私欲隔断。圣人教人，必定是如此才可称为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曾知。这是何其紧切实在的工夫，如今人们一定要把知行说成两回事，是什么用意？我要把知行说成一回事，是什么用意？如果不知道我立言的宗旨，只管说一回事两回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1·10 爱曰：“古人说知行做两个，亦是要人见分晓。一行做知的功夫，一行做行的功夫，即功夫始有下落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。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说一个

知，又说一个行者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也只是个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说个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种人，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实躬行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，所以说一个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。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，以为必先知了，然后能行。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。故遂终身不行，亦遂终身不知。此不是小病痛，其来已非一日矣。某今说个知行合一，正是对病的药，又不是某凿空杜撰。知行本体原是如此。今若知得宗旨时，即说两上亦不妨，亦只是一个。若不会宗旨，便说一个，亦济得甚事？只是闲说话。”

〔译文〕

徐爱问：“古人把知与行分开说，也是让人有个区别，一方面做知的功夫，一方面做行的功夫，这样功夫才有落实。”

先生说：“这样就丢掉古人的宗旨了。我曾经说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的开始，行是知的成果。如果领会了知行的道理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其中了；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其中了。古人之所以既说知又说行，只是因为世上有一种人，只管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然不思考省察，只是冥行妄作，所以必须说一个知，他才能行得正确。又有一种人，

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，全然不肯身体力行，只是凭空揣摩，所以说一个行，他才能知道的真切。这是吉人为补偏求弊不得已的说法。如果明白这些，一句话就够了。现在的人们却把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，以为一定是先知了然后才能行。我现在就去讲习讨论，做知的功夫，等知的真切宁，再去做行的功夫。所以终生不能行，亦终生不能知。这不是小问题，这种错误认识由来已久了。我现在说知行合一，正是对症下药，并不是我凭空杜撰。知行本体原来就是如此。现在如果知道我立论的宗旨，即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妨，事实上还是一体。如果不知道我立论的宗旨，即便说知行合一，又于事何补呢？只是说闲话而已。”

1·11 爱问：“昨闻先生‘止至善’之教，已觉功夫有用力处。但与朱子‘格物’之训^①，思之终不能合。”

先生曰：“‘格物’是‘止至善’之功。既知‘至善’即知‘格物’矣。”

〔注释〕

朱子‘格物’之训 朱熹《大学章句》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”

〔译文〕

徐爱问：“昨天听了先生的‘止至善’的教诲，我已感到功夫有了用力的地方。但是我总觉得您的观点与朱熹对格物的解释始终不一致。”

先生说：“‘格物’是‘止至善’的功夫。既然知道了‘至善’也就知道‘格物’了。”

1·12 爱曰：“昨以先生之教推之‘格物’之说，似乎亦见得大略。但朱子之训，其于《书》之‘精一’，《论语》之‘博约’^①，《孟子》之‘尽心知性’^②，皆有所证据，以是未能释然。”

先生曰：“子夏^③笃信圣人，曾子^④反求诸己。笃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于心，安可狃于旧闻，不求是当？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，至其不得于心处，亦何尝苟从？‘精一’、‘博约’、‘尽心’本自与吾说吻合，但未之思耳。朱子‘格物’之训，未免牵合附会，非其本旨。精是一之功，博是约之功。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，此可一言而喻。‘尽心知性知天’是‘生知安行’事，‘存心养性事天’是‘学知利行’事，‘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’是‘困知勉行’事。朱子错训‘格物’，只为倒看了此意，以‘尽心知性’为‘格物知至’，要初学便去做‘生知安行’事，如何做得？”

〔注释〕

博约：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。”

②尽心知性：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”

子夏：姓卜，名商，孔子的学生。

曾子：名参，字子舆，孔子的学生。